

THE PHYSICIST

AND

[美] 吉梅纳·卡纳莱丝 著

孙增霖 译

THE PHILOSOPHER

EINSTEIN, BERGSON, AND THE DEBATE
THAT CHANG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IME**

Jimena Canales

爱因斯坦

与

柏格森之辩

改变我们时间观念的跨学科交锋

Jimena Canales

[美] 吉梅纳·卡纳莱丝 著
孙增霖 译

THE
PHYSICIST
AND
THE
PHILOSOPHER

EINSTEIN, BERGSON, AND THE DEBATE
THAT CHANG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IME**

爱因斯坦
与柏格森之辩

改变我们时间观念的跨学科交锋

Copyright © 2015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6-18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因斯坦与柏格森之辩:改变我们时间观念的跨学科交锋 / (美) 吉梅纳·卡纳莱丝 (Jimena Canales) 著; 孙增霖 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9.6

(大学新知)

书名原文: The Physicist and the Philosopher: Einstein, Bergson, and the Debate That Chang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ime

ISBN 978-7-5407-8549-9

I. ①爱… II. ①吉… ②孙… III. ①时间哲学—文集 IV. ①B016.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0738 号

爱因斯坦与柏格森之辩:改变我们时间观念的跨学科交锋

(Aiyinsitan Yu Bogenen Zhi Bian; Gaibian Women Shijian Guannian De Kuaxueke Jiaofeng)

作者: (美) 吉梅纳·卡纳莱丝 (Jimena Canales) 译者: 孙增霖

出版人: 刘迪才

出品人: 吴晓妮

策划编辑: 吴晓妮

责任编辑: 叶子

装帧设计: 何萌

责任营销: 周士武

责任监印: 陈娅妮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发行电话: 010-85893190 0773-2583322

传真: 010-85890870-814 0773-258220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hs@163.com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河北省三河市洵阳镇错桥村 邮政编码: 065299)

开本: 690mm×960mm 1/16

印张: 26.25 字数: 420 千字

版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8.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1	导言
3	第一部 论争
5	第一章 不合时宜
19	第二章 “比爱因斯坦更爱爱因斯坦”
42	第三章 科学还是哲学？
55	第二部 人们
57	第四章 双生子悖论
66	第五章 柏格森的阿喀琉斯之踵
77	第六章 值得一提？
92	第七章 柏格森与洛仑兹的通信
104	第八章 柏格森与迈克尔逊
119	第九章 争论的蔓延
135	第十章 巴黎归来
143	第十一章 两个月之后
157	第十二章 逻辑实证主义
165	第十三章 直接后果
175	第十四章 想象中的对话

181	第十五章 “完整的” 时间
198	第十六章 去年春天
206	第十七章 教会
221	第十八章 普遍时间的终结
233	第十九章 量子力学
241	第三部 事物
243	第二十章 事物
254	第二十一章 时钟和手表
267	第二十二章 电报、电话和无线电
275	第二十三章 原子和分子
285	第二十四章 爱因斯坦的可逆转的电影
294	第二十五章 柏格森的电影：失控
305	第二十六章 微生物和幽灵
317	第二十七章 一个新观点：记录设备
327	第四部 词语
329	第二十八章 柏格森最后的评论
339	第二十九章 爱因斯坦最后的思想
351	结语
362	致谢
366	注释
399	参考文献



导 言

爱因斯坦写道：“我不知如何理解”，过去的三十年“大致相当于由 10^9 秒构成”。究竟是什么让那个联系起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个瞬间变得有意义？1922年4月6日，这一天对爱因斯坦来说是非同寻常的；正是在那一天，他邂逅了他那个时代最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之一：亨利·柏格森。

在那次广为人知的巴黎会晤中，哲学家柏格森祝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发明了一套令人震惊的理论，但同时却指责他忽视了时间因素，而后者对我们来说具有直接的重要性。由于见到了某种令人恐惧的、忽略了究竟是什么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朝向某些事件而不是其他事件的理论，爱因斯坦的批评者描绘了作为上述理论的替代品的某种宇宙论的框架性原则，这些原则既不会变成枯燥乏味的科学精确性的牺牲品，也不会沉迷于诗意的花言巧语之中。在赞同爱因斯坦的“整体性”（full-blooded）时间概念的同时，柏格森的反驳也将极大地启发后世的人们。

在这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与物理学家”的面对面交锋中，爱因斯坦的听众会比他本人更像爱因斯坦。柏格森并未质疑任何实验性结论；他指责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嫁接了某种危险的形而上学”。爱因斯坦迅速作出了响应，他征召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反对柏格森，因为后者拒绝承认科学——包括物理学——有着揭示宇宙时间（the time of the universe）之奥秘的能力。

由爱因斯坦所发现的“宇宙时间”和柏格森与之密切相关的“我们的生活时间”（the time of our lives）交织在一起，开启了许多会导致危险的冲突的道路，它们将整个20世纪分裂成两种文明，让科学家与人文主义

者互相攻击,使得专业知识与世俗智慧分道扬镳。伴随着对美国的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和量子力学的影响,一系列的复杂事件及其后果展示出为什么科学与哲学、物理学与形而上学、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时至今日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他们的晚年,柏格森和爱因斯坦分别重估了对方的思想,但分歧依旧不可调和。

《爱因斯坦与柏格森之辩》一书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包含三个章节,为我们直接描绘了爱因斯坦和柏格森的巴黎会晤。第二部分关注的焦点是人。这一部分详细介绍了大量文本,在其中,爱因斯坦的功绩被看作与柏格森的批评直接相关。我们追随着论争的脚步从法国一路前行,直至英国、德国和美国。在上述这些地方,我们会发现许多卷入这场争论的重要角色,天主教会即是其中之一;我们还会看到这一争论如何影响了各式各样的科学与哲学运动,诸如美国的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量子力学。这一部分中的有些章节重点关注的是1922年4月6日前后的若干关键时刻,许多跟这一天所发生的论争相关的论争也在持续发酵。

第三部分的中心内容是事物。这一部分深入到某些细节之中——这些细节在爱因斯坦和柏格森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争论中一次又一次地精确地循环着——并力图探究为何两人的分歧一直无法调和。某些事物,诸如电报、电话、无线电、电影以及自动记录设备等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微观粒子、微生物、大型观测仪器、超速物体(super-fast beings)、动物和幽灵同样是他们探讨的对象。

第四部分以词语收尾——他们彼此对对方作出的最后评价。此时的柏格森已年近八旬,亲眼见证了纳粹德国的崛起、巴黎的陷落以及一个新的纷争不断的时代。爱因斯坦也已年逾古稀,而且已经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退休,但就在美国人试验成功世界上第一颗氢弹之前的几个月中,他仍然对柏格森念念不忘。最后,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它讲述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纪、误解与怀疑,以及那些将我们撕裂的普通事物。

第一部

论／争

第一章 不合时宜

1922年4月6日,爱因斯坦遇到了一个让他永世难忘的人。他是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提出了一套广为人知的有关时间的理论,其中包含着用时钟无法解释的内容:回忆、预兆、期盼和预见。因为这个人的功劳,现在的我们才能明白:为了改变未来,一个人必须首先改变过去。

为什么一件事情不总是导致另外一件事情?按照最初的计划,两人的会晤该是一场亲切的学术交流,但后来却完全变了样。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互不相让,彼此所捍卫的理解时间的方式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在一小群经过精心挑选的知识分子的注视之下,他们相遇于法国哲学学会,后者是法国最受人尊敬的学术团体之一。“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的对话”被人们忠实地记载下来。这就像一出精彩的戏剧!¹这次会晤,以及他们在会晤中的谈话,会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中被人们反复提及。

这位哲学家的名字叫亨利·柏格森。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他的名声、威望和影响都远超爱因斯坦,与此相对照,后者在今天却誉满天下。在遇到比自己年轻的爱因斯坦之后,柏格森的声誉一度岌岌可危。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爱因斯坦身上。针对这位物理学家的批评立刻变得极具破坏性。几个月之后,当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授奖的理由却并非是让这位物理学家声誉鹊起的理论——相对论,而是“他发现了光电效应(photoelectric effect)的法则”,这一研究领域几乎不可能像相对论那样激起公众的好奇心。避开相对论,关注其他的方面,这一

决定背后的理由可以直接回溯到柏格森当时在巴黎讲过的话。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解释说,虽然“绝大多数的争论是围绕着他的相对论”,但这并不足以使他获奖。为什么不呢?原因当然是复杂多样的,但一清二楚的是,罪魁祸首可以追溯到巴黎的那个晚上:“在巴黎,著名的哲学家柏格森曾挑战过这一理论,这一点并非什么秘密。”柏格森曾指出,相对论更“适于认识论的范围”而不是物理学——因此,它“在哲学界变成了热门的争论话题”。²

当时的这一解释毫无疑问激起了爱因斯坦对头一年春天巴黎那个夜晚的诸多事件的回忆。显而易见,他已经引起了一场争论,而这些不过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在过去,他并未能成功地令许多思想家相信他关于时间的定义是富有价值的,尤其是当他的理论被用于跟那位杰出的哲学家的思想进行对比时。在他的获奖感言中,爱因斯坦仍然固执己见。他所做的演说不是关于光电效应的——虽然他是因此而被公开授奖,而是关于相对性的,这方面的工作让他成为了世界知名的明星,但这在当时却是一种遭到质疑的理论。

诺贝尔奖评选人都要顾及柏格森的赫赫威名,这无疑是这位哲学家所取得的一场惊人的胜利,他终其一生都在从事一项令人瞩目的事业:向人们揭示时间究竟为何不能仅仅从科学的角度进行理解。他坚定而执着地相信,时间必须以哲学的方式加以理解。但他的这种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表明,柏格森的哲学跟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一样,充满了争议。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两位杰出人士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相关问题上采取截然对立的立场?究竟是什么让整个20世纪以分裂告终?为什么现代时期最伟大的两颗心灵如此立场鲜明地互不信任,并导致了知识界在未来几十年的大分裂?

那个夜晚

当两人相遇于那个“真正历史性”的日子时,柏格森并不情愿地被拖

进了一场他早已明确试图避免的争论之中。³当时,柏格森比爱因斯坦年长许多。他的演讲持续了大约半小时。他被一个礼数不周的同行相激,尽管后者迫于组织者的压力也不不得起来发言。柏格森说道:“爱因斯坦先生,我们比你自已更像爱因斯坦。”⁴他的反对声在此后会变得极为深远。作家和艺术家温德姆·路易斯^①解释说:“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柏格森行将就木,但那个乍看起来古怪之极的相对性却让他焕发了第二春。”⁵

物理学家即刻就做出了回答——其中包含了一句语气轻蔑但广为人知的话:“哲学家的时间并不存在。”⁶爱因斯坦的这一回答点燃了争论之火。

爱因斯坦是从柏林乘火车赶往不夜城巴黎的。当他乘坐的火车到达巴黎北站时,“数不胜数的摄影师、记者、制片人、行政人员和外交官早已等候多时”。这位科学名人决定从铁轨的另一侧下车,像个盗贼那样悄悄地溜走。他在纵横交错的线缆和遍布的危险提示牌中谨慎前进,最后来到一扇小门前。门外就是夏佩勒大街(the boulevard de la Chapelle),午后的大街像撒哈拉沙漠一样空寂。终于躲开了镁光灯和喧闹的人群,爱因斯坦像个孩子一样笑起来。⁷

这位物理学家的造访是“趋炎附势的首都学界不可能轻易放过的一个轰动性事件”⁸。他的到来不仅激起了知识分子的兴趣,而且引发了名副其实的“群众的轰动”,而且这一轰动效应迅速地在随波逐流的巴黎人中间传播开来。⁹一位观察者描述道:“在某些爱因斯坦的评论家周围围绕着普罗大众的某种不加限制的疯狂。”¹⁰爱因斯坦的到访“启动了公众对这位科学家及其工作的好奇心,并将这种周期性发作的好奇心带到了舞台中央”¹¹。

爱因斯坦在接下来的那个夜晚所说的内容更加充满争议:“在物理学家的时间之外,最多只有某种心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正是在此时此刻,爱因斯坦提出了挑战——只有两种理解时间的正确方式:物理学的

① 温德姆·路易斯(Wyndham Lewis, 1884—1957),英国作家和画家,曾写过《时间与西方人》(引文即出于此书)等。译注(本书脚注未作说明者均为中译注)。

和心理学的。这两种考察方式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但就爱因斯坦当时提出这一观点的特殊环境来说,则不免有些上不了台面。由于爱因斯坦的功劳,这两种观点继续着它们的历史——变成了影响整个 20 世纪的对时间本性的探究的主要观点。

爱因斯坦所提倡的这种对时间的简单粗暴的二元论观点令柏格森大为震惊。他的回应是撰写了一部著作,致力于对抗爱因斯坦。他写道,爱因斯坦的理论是“一种嫁接在科学之上的形而上学,而不是科学”¹²。

爱因斯坦动用了全部的精力、力量和资源进行反击。在其后的数年中,大多数人都相信柏格森在与更年轻的物理学家的对抗中处于下风。爱因斯坦的时间观统治了在这个主题上的学术讨论,不仅是柏格森的观点,而且也包括许多其他的艺术的和文学的观点,都因此而被降低到了一种从属的、辅助性的地位,从而被人们束之高阁。对许多人来说,柏格森的失利代表了“合理性”(rationality)对“直觉”(intuition)的胜利。¹³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此时,由于科学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一般知识分子已经无法跟得上科学革命的步伐。基于这一理由,他们最好置身事外。科学及其产物应该留给那些被证明是对它们有所了解的人们,也就是科学家们本身。¹⁴由此开启了“柏格森的绝对时间哲学的大溃败的故事,尽管此前它曾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毫无疑问,它在相对论的打击下败下阵来”¹⁵。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哲学的重要性在日益增长的科学的影响面前渐渐变小。

为爱因斯坦的生平和工作立传的作者们很少提及柏格森,但其中有个例外。在一本由他的同事撰写的著作中,描述了两人的最终和解。¹⁶但其他证据表明,这场邂逅造就了巨大的分歧。在他们逝世前不久,柏格森曾提及爱因斯坦(1937),而爱因斯坦也在 1953 年最后提及了柏格森。他们再一次强调对方的观点依然是多么错误。爱因斯坦的后继者们消除了这一争论的绝大部分,与此相反,柏格森的传人则周期性地把这一争论翻出来。¹⁷简单地复活发生在 1922 年 4 月的那场争论绝非是一个可以掉以轻心的行动。不仅仅是由于这个事件本身充满了争议,而且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的意义也有待探讨。

这两位伟人主宰了 20 世纪最初五十年间关于时间的探讨。多亏了爱因斯坦,时间最终被“赶下了王座”,从哲学的至高无上的顶峰走进了物理学的实践的、接地气的领域。他向人们表明,“我们对于同时性的客观意义的信仰”就像我们对于绝对时间的信仰一样,在他成功地“将这些信条从我们的心目中驱逐出境”之后,也必须永远地“抛弃”。¹⁸这位物理学家表明,“空间本身”和“时间本身”不过是两个“注定要暗淡无光,进入纯粹的阴影”的概念。¹⁹

相形之下,柏格森则声称时间远比科学家们所理解的更为丰富。这里的科学家范围广阔,包括从达尔文式的进化论者到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为了解释时间的那些最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科学家们一直忽视的方面,柏格森倒是愿意经常采取大写的方式。他将时间与 *élan vital* 相连,这是一个被翻译为“生命冲动”(vital impulse)的举世皆知的概念。他指出,这一冲动同整个宇宙交织在一起,赋予了生命一种永无止歇的动力,汇聚成波涛汹涌的生命之流,它总能产生出人意料的产品,而科学对它的把握远谈不上完美。尽管科学只能以不完美的方式对付它,它却是艺术和创造性工作的脊梁。柏格森对文学的影响非常广泛,诸如哥特鲁德·斯坦因^①、T.S.艾略特、弗吉尼亚·沃尔夫、威廉·福克纳等,还有其他许多作家,他们在写作中引入了间断、扭曲、回环等方式以描述出现在过去之前的未来和出现在未来之后的过去。²⁰

在爱因斯坦和柏格森同时代的人们看来,他们的贡献彼此剧烈冲突,分别代表着现代历史上两种相互竞争的标准。生机论(vitalism)与机械论对立、创造论与过程论(ratiocination)对立、个体性(personality)与一致性(uniformity)对立。在那个时代,柏格森的哲学经常被置于上述对立中的前者一方,而爱因斯坦的观点则经常与后者相提并论。²¹与柏格森相连的是形而上学、反理性主义和生机论,以及生命弥漫在所有事物中的观点。与此相反,与爱因斯坦相联系的是物理学、合理性以及那种宇宙(以及我们关于它的知识)可以在与我们无关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的观点。

^① 斯坦因(Gertrude Stein, 1874—1946),美国女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理论家,受柏格森影响的作品可参见她的《三个女人的一生》。

在标志着现代性的两分法中,两人各自代表了突出的、不可调和的一极。

从大的方面看,世界被分裂成了**科学与其他的东西**,而这一时期加剧了这一分化。这些分裂的表现及其各种变型的后果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在爱因斯坦和柏格森的遭遇之后,科学经常坚定不移地站在两分法中的一边,出现在另一边的是文明的其他领域,包括哲学、政治和艺术。

二人所达到的高度为他们的同时代人所嫉妒。心理分析学派的奠基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一次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在他的时代,“除了柏格森和爱因斯坦,几乎没有办法要求人们承认他是知识分子的领袖”²²。两人的相遇是一场“将我们时代的最著名的人物立刻分裂开来的争论”²³。虽然爱因斯坦的大脑被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作为承载天才的绝佳器官予以展示,但柏格森的一缕头发也被放置在他的理发店中,并且被“看作是神圣的遗迹”²⁴。

“在这个世纪的初期,两条非常杰出的、最初彼此独立的思想路线碰出了火花,”一位将自己的职业生涯置于柏格森一方的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解释道,接下去他说,“一方面……是柏格森的体系……另一方面是有关相对性的物理学理论,后者……主宰着科学思想。”他的结论是:“让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方做出让步都是不可能的。”²⁵时至今日,双方的争论仍然被广泛地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柏格森和爱因斯坦的遭遇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的相遇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之后,著名的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如是写道。²⁶至此,我们发现这二人在现代时期的显著分裂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能够超越他们吗?

当作为年长者的柏格森的名誉、智慧和谨慎都受到了来自年轻人的鲁莽和傲慢的挑战时,他的失败对他本人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然而,这也是一个标志着科学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知识所拥有的权威性之崛起的时刻。在他们相遇之后的若干年里,哲学家和物理学家逐渐深入到无数其他的争论之中,这些争论触及了方方面面的内容。他们之间的分歧有一部分是相当抽象的——例如时间的本性、哲学的角色以及科学的力量及其界限;其余的部分则相当具体,诸如政府的角色、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国际联盟的命运等。但是,在我们考察的几乎所有方

面——从素食主义到战争,从种族到宗教——我们都会发现在他们那个时代所涉及的几乎所有话题上,二人都持相互反对的立场。

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对爱因斯坦知道得比柏格森更多。其中绝大多数都跟他们初次相遇之后,争论是如何进一步强化有关,而这一争论像野火一样失去了控制。²⁷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柏格森出版了一部聚焦于相对论的口无遮拦的著作之后进一步加剧。这本充满争议的著作在他们相遇之年的晚些时候就出版了,其用意需要小心翼翼地阅读才能被理解。^①《绵延与同时性》(*Duration and Simultaneity*)激起了关注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之间不同之处的杰出思想家们的巨大反响。这本书取得的胜利就像它激起的争议一样大。在它出版差不多10年之后,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二人著作的热情读者仍然问道:“当代最优秀的哲学家的著作是否能澄清当代最优秀的科学家的思想呢?”²⁸1936年,在这本书出版不到15年的时候,一位成功的生物学家警告那些《绵延与同时性》一书的潜在买家,他们“很可能买不到了”,“因为最新的版本也已售罄”。²⁹

在今天,爱因斯坦名扬四海且受人尊敬,而柏格森相对来说要差一些。但在他们初次相遇的时候,情形正好相反。柏格森早上跟国家领袖们共进早餐,午后则为蜂拥而至的听众演讲,甚至为许多人提供了就寝前的阅读材料。只有在最近,爱因斯坦才变成了公众眼中冉冉升起的明星,他的见解越过了科学界的樊篱也是最近的事情。

柏格森与爱因斯坦曾有过几次会面并有书信往来。在他们充满争议的巴黎会面之后,爱因斯坦曾从里约热内卢寄了一张表示友好的明信片给柏格森。³⁰此后,他们从未在公开场合辩论过,但是,他们却通过公开出版物和与他人的书信交流并宣传各自的观点。其中有些书信最终也为公众所知晓,其他的仍然为私人收藏,直到有一天它们被归入档案。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事实以表明那些影响极其严重的背后中伤。有一部分杰出的后继者们为他们所支持的伟人着想,试图承担

① 直译是:用手上的铅笔或钢笔才能跟得上。

起终结这一争论的责任。^① 这场渐渐增长的争论波及了普罗大众,几乎没有人能在此保持中立。

在他们初次相遇之后,爱因斯坦坚持认为哲学家根本不理解相对论物理学——对于这一指控,大多数爱因斯坦的支持者都表示赞同,而柏格森本人则坚决反对。为应对这一指控,柏格森修订了在《绵延与同时性》第二版中出现在三个独立的附录中的论证,这一修订也曾以单篇文章的方式出现在一本专门杂志上。柏格森的回答经常遭到忽视。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发现他们的争论不仅仅是由相对论的事实层面上的诸多细节所带来的纯粹技术意义上的不同。柏格森从未承认过失败。根据他的说法,不理解他的恰恰是爱因斯坦及其对话者们。

一方面,本书是关于某一天的;另一方面,它涵盖的内容更为广泛。在这二人相遇之前,看起来几乎没有可能预见他们之间、他们的科学和他们的哲学之间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冲突。在爱因斯坦于1914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我们发现了若干他对柏格森有敌意的证据,在信中,他将柏格森的哲学描述为“软弱无力的”,根本不值一晒,即便是为了增进自己的法语知识都不值得。³¹ 在柏格森这边,证据揭示的结果恰好相反:他对爱因斯坦及其理论相当着迷。据柏格森的一位朋友回忆,当哲学家听说了爱因斯坦的理论之后就迅速投身于谨慎地研究其数学推演的工作中。在当时,柏格森本以为他最多会出版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理论的“注释”,其中包含着对相对论总体上的肯定。他曾向一位朋友透露:其中会表明“相对论与我的时空观的一致性”^②。但这些善意的企图最终消退了。渐渐变得清晰的是,柏格森的绵延概念——哲学家借助这个标签来描述时间的那些永远无法用量的方式加以把握的特性——必须被“放到一边”³²。

在1921年于牛津召开的哲学大会上,关于柏格森哲学和爱因斯坦物理学文章一直被相提并论,并未有任何明显的不妥。而在4月6日

① 这个句子含义不明。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通过一方战胜另一方而不是双方停战的方式来停止争论。

② 直译是:我的空间观以及空-时观(spatial time)。